

# 回鹘摩尼教的消亡及相关问题

杨富学

[摘要]自 763 年始,漠北回鹘牟羽可汗皈依摩尼教,并定之为国教。840 年,回鹘汗国崩溃,部众西迁,其中一部分迁至今新疆地区,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政权,史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摩尼教继续得到回鹘王室的尊奉,但是由于受到当地流行的佛教的影响,绝大多数民众都皈依了佛教,摩尼教渐趋消亡。其消亡世纪一般定在 11 世纪晚期至 12 世纪间。近期有人以波斯文《大霍加传》为证,认为摩尼教至晚到 18 世纪末或 19 世纪初仍在喀什噶尔和叶儿羌一带流行。其实,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有关内容应是《大霍加传》作者对前代波斯文文献的转抄,而非对当时摩尼教状况的反映。新疆察合台文献中虽也提到摩尼教,但都不能作为 12 世纪以后摩尼教在新疆流行的证据。

[关键词]高昌回鹘;摩尼教;回鹘文文献;敦煌吐鲁番写本

中图分类号: B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2) 09—0210—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回鹘摩尼教研究”(07BZS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富学(1965—),河南邓州市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 回鹘文文献及西北民族史研究。甘肃 兰州 730000

## 一、缘起

摩尼教是公元 3 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 216~277 年?)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它摄融了早已在中亚流行的祆教、诺思替(Gnostic)教、景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主要思想则为世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后来因受到波斯王巴拉姆一世(Vahrām I, 274~277 年)的残酷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进入河中地区,以后逐渐东传至中国内地,再于 763 年辗转传入回鹘国中,在回鹘取得迅猛进展,迅速替代了原来盛行的萨满教,一跃成为漠北回鹘汗国的国教。当时回鹘可汗对摩尼僧倚重有加,“回鹘常与摩尼议政”,<sup>[1](P. 66)]</sup>久而久之,以至于形成了“可汗常与共国”,<sup>[2](P. 763)]</sup><sup>[3](P. 6126)]</sup>之局面。回鹘僧不仅可以参与朝政,而且常作为回鹘国的使者出使唐朝,在经济上也成为回鹘政权的依赖,大量回鹘商人涌入长安等地从事经商活动。<sup>[4]</sup>陈垣先生言“其敬重等于宰相都督,其亲信等于骨肉。”<sup>[5](P. 339)]</sup>正是当时摩尼僧在漠北回鹘汗国地位的真实写照。

840 年,在天灾人祸的内外交困之下,漠北回鹘汗国分崩离析,民众大部被迫西迁,散处于西域、中亚与河西走廊一带,分别建立了高昌回鹘王

国、喀喇汗王朝、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诸政权。除中亚喀喇汗王朝之外,摩尼教在西域、河西诸回鹘政权中都曾流行。当时,由于受当地流行的佛教的影响,多数民众都皈依了佛门,但回鹘王室却继续尊奉传统的“国教”——摩尼教,使之在回鹘中长期拥有相当高的地位。

甘州回鹘存在于 9 世纪后期至 1028 年之间,立国约 1 个半世纪左右;沙州回鹘国存在于 1036 年至 1067 年左右,立国仅 30 余年。摩尼教在二政权消亡不久的存废情况于史无征,以理度之,摩尼教在河西回鹘中的灰飞烟灭应在 12 世纪之前。相较而言,史料对高昌回鹘摩尼教衰亡的情况反映较多,其消亡时间学术界也存在多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大概 13 世纪以后,此教就不再流行了。”<sup>[6](P. 164)]</sup>另一种意见认为摩尼教在回鹘人中“一直维持到 11 世纪的前数十年”。<sup>[7](P. 307)]</sup>笔者则认为“回鹘摩尼教的最终消亡应在 11 世纪中叶或稍后不久”。<sup>[4](P. 146)]</sup><sup>[8](P. 197)]</sup>说法虽不一,但均将摩尼教在回鹘中消亡的时间推定在 11 世纪中期至 12 世纪末,相差大致 1 个半世纪左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李树辉先生根据南疆发现的波斯文文献而认定摩尼教消亡时间在“18 世纪末或 19 世纪初”。<sup>[9]</sup>此说一下子将回鹘摩尼教消亡的时间向

后推延了六七个世纪,一石激起千层浪,迫使笔者不得不静下心来,重新就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前贤对摩尼教消亡之说多限于叙述,未及细致研究;笔者此前对这一问题虽有论述,但也比较简单。为回答李树辉先生的宏论,这里再就摩尼教在回鹘中衰亡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 二、高昌回鹘摩尼教的式微与消亡

西迁回鹘在宗教信仰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回鹘可汗虽尊崇摩尼教,但并不排斥其他宗教,所以在回鹘汗国境内很难看到不同宗教间互相攻击的现象。但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西迁后的回鹘摩尼教势力已大为衰落,无复漠北时代之盛,其统治地位已逐步为佛教所取代。这在高昌回鹘王国表现得尤其明显。

太平兴国六年(981)宋朝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对当地的宗教状况有如下报道:

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游,群聚邀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sup>[10] (P. 30)</sup>

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势力是相当强大的,不仅寺院众多,寺中藏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许多来自中原的佛教经典与儒家著作,而且当地居民“群聚邀乐于其间”,说明成为当地老百姓的普遍信仰。“复有摩尼寺”一语说明当时回鹘之摩尼教虽不如佛教之盛,但势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波斯僧各持其法”说明景教势力也不可忽视。是证早在10世纪末期,高昌回鹘的摩尼教与佛教相比已居于下风。

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摩尼僧在回鹘外交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无论来朝,无论去国,非摩尼不成行”。<sup>[5] (P. 354)</sup>但高昌回鹘时期,虽然也有摩尼僧充任使者的例子,仅见于《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周太祖广顺元年二月,西州回鹘遣都督来朝……回鹘遣使摩尼贡玉团七十七、白氍毹三百五十、青及黑貂鼠皮共二十八、玉带、玉鞍辔铰具各一副、牦牛尾四百二十四、大琥珀二十颗、红盐三百斤、胡桐泪三百九十斤,余药物在数外。

可见摩尼僧在回鹘汗国的外交作用也大为削弱。尤有进者,“乾德三年(965年)十一月,西州回鹘可汗遣僧法渊献佛牙琉璃器。”说明965年以前,西州回鹘可汗即已尊奉佛教了。高昌回鹘摩尼教势力之逐步式微,应始于10世纪下半叶。

敦煌出土S. 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也涉及回鹘摩尼教问题。内云:

门徒弟子言:归依何者,归依何人?且不是摩(摩)尼人,又不是波斯人,亦不是火袄人,乃是清淨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人……且如西天有九十六种外道,此间则有波斯、摩尼、火袄、哭神之辈,皆言我已出家,永离生死,并是虚诞,欺瞒人天。唯有释迦弟子,是其出家,堪受人天广大供养。<sup>[11] (P. 464) [12] (P. 151)</sup>

文献中明确地将摩尼教与袄教、景教、萨满教一样列为外道,将其理论贬作“并为虚诞,欺瞒人天”之言。文献又言:

天王……早授诸佛之记,赖蒙贤圣加持,权称帝主人王,实乃化身菩萨……更有诸宰相、达干、都督、敕使、萨温、梅录、庄使、地略,应是天王左右,助佐金门。官僚将相等,莫[不]外匡国界,内奉忠勤,为主为君,无词(辞)晓夜。善男善女,檀越信心,奉戒持斋,精修不倦。更有诸都统、毗尼法师、三藏法律、僧政、寺主、禅师、头陀、尼众、阿姨师等,不及一一称名,并乃戒珠朗耀,法水澄清,作人天师,为国中宝。<sup>[11] (P. 464) [12] (P. 148)</sup>

文中充满了对佛教的景仰、赞美之情,尤有进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原本信奉摩尼教的回鹘汗王竟被视作菩萨化身,相国百揆则被视作护法天王。很可能,此时的回鹘皇室贵族已经由原来的独尊摩尼教而改为各教并举了。该文献虽出自敦煌,但反映的内容可以肯定与敦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真正来源地可以通过以下文字来推定:

但少(小)僧生逢浊世,滥处僧伦,全无学解之能,虚受人天信施。东游唐国幸(华)都,圣君赏紫(承)恩特加师号。拟五台山上,松攀(攀松)竹以经行;文殊殿前,献香花而度日。欲思普化,受别中幸(华),负一锡以西来,途经数载,制三衣于沙碛,远达崑岗;亲牛头山,巡于阗国。更欲西登雪岭,亲灵山,自嗟业障尤深,身逢病疾,遂乃

远持微德,来达此方,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sup>[11]</sup> (P. 461-462) <sup>[12]</sup> (P. 147-148)

从“东游唐国华都”及“睹我圣天可汗”等语,结合前引文献出现的官号,如诸宰相、达干、都督、敕使、萨温、梅录、庄使、地略等,可推定该文献来自高昌回鹘王国,书写者应是高昌回鹘王国境内的一位汉族高僧。他曾东游唐国以后,意欲西行印度求法,却因病而不得不折返。据考,该文写于 930 年前后。<sup>[13]</sup> <sup>[14]</sup> 虽然此僧未能到达印度,但此行却证明当时高昌回鹘境内不乏渴求赴印度求法游学的佛教僧徒。说明该文献反应的是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情况。这种肆意贬低摩尼教而抬高佛教的现象,无疑反映了当时摩尼教地位的下降。

吐鲁番出土编号为 M 112 的回鹘语文献内容反映的是毁坏摩尼教寺院的内容,对于认识回鹘摩尼教的消亡具有重要意义,兹摘录如下:

原文转写:

1. ///////////////(...) yöng [ü]n - k( i )  
- ///////////////
2. /////////////// [bä] dizlig qışya [ön] g  
[d] ( n ) ///////////////
3. /////////////// munta - ta ulatī • ayır  
/////////////////( . ) ula( rī ) //
4. /////////////// lüg uz qoço - ta yoq TYK  
/////////////////S( . ) - ig idtü [r] //
5. /////////////// ärmiş • iki yüz älig tört ( rī )  
///////////////// - ( l ) üp • ančan //
6. [u] ( y ) ur - inta • kidin ädti ( ? ) tözlüg  
ts/////////n ayu yikang ( ? ) ...
7. /////////////// nomluyärtuq bk qatıy k [irtgün] č  
köngül ( ö ) [ritip] //
8. taş qoştr käd oğul qoştr başblao PY( . . ) KW  
il ädgüsin 'WK( ... ) T( ... )
9. törtünč il bilgä tngri ilig oyrinta qap bars yil  
- in k( ä ) lip dintar bolup
10. äZun tägşürsär • ang kičigi mn bodan winz  
käd oğul şayan qy - a
11. bu iduq taş manistan - iğ upay qy - a si -  
in küčüm yitmiş - čä ky - ä itip
12. ( i ) gäläyü turur ärkän • kywan py - lıy küü  
qoyn yil - in törtünč ärsan
13. ( bi ) lgä tngri ilig süngülüg qağan - nıng  
yrlıyığa • trkän tigin

14. tngri - ning äski ič baliq - nıng öngdün  
( y ) ingaq idmiş üč čnggur - luğ

15. vıxar - iğ köčürtip • ästud vrzint moZ( a ) k  
uyrinta manistan - iğ buzup

16. vıxar itip • ar - a - taqıçtinki bin//k qun-  
duw( ? ) kinu( /kiru ) ča - ki manistan -

17. ( - n ) ing idigin ymä söküp alıp vıxar - q  
( a ) ( ü ) ntürüp iltip • bu iduq uluğ

18. manistan - nıng uluğ özän - täki töpü luytu  
sulay bädiz yangın alıp

19. vıxar - iğ idtürti • bu ötig - kä ayu - luğ  
kad oğul artuqraq umayu

20. täg ämgäk tägip umdin manistan - ning  
yangın ärsär ymä bitiyin kinki

21. ( ki ) čiglär ymä uqzun - lar tip azqy - a  
bitiyü tägintim tngri:

汉译文:

- 1……东(前)……
- 2……画堂(?)……
- 3……以及尊重的……
- 4 高昌所无的……
- 5 二百五十四……
- 6 时,西(后)根……针……
- 7 以最坚决之(心)……
- 8 以 taş 大师和 käd oğul 大师为首……为了国家的利益
- 9 当第四颉利毗伽天王( il bilgä tngri ilig ) [在位]时,于甲寅年( 954 年?) 来到[这里]成为摩尼教僧人
- 10 [并]转世(?) [后],作为最小的[僧人]我 bodan winz käd oğul şayan qy - a
- 11 曾尽最大的力量修复了这座神圣的外摩尼教寺院。
- 12 当土曜( kywan ,音译“鸡缓”)之癸午年( 983 年?) ,依照第四阿尔斯兰
- 13 毗伽天王孙古律格可汗( ärsan bilgä tngri ilig süngülüg qağan ) 之令
- 14 王子殿下迁移了旧的、位于内城东部建有三塔(?) 的
- 15 佛寺,并毁坏 ästud wrz - int 慕阁时代[建立的]摩尼教寺院,
- 16 [改]建为佛寺,并拆掉位于 Aza 的 bin//k qunduw kinu chaki 摩尼教
- 17 寺院的装饰,运到佛寺中去,并取走这座神圣的大

18 摩尼教寺院的大堂(?)中顶上的 *luγtu* 塑像装饰

19 来装饰佛寺。我 *arauluy kad oyul* 为此深感痛苦,

20 [所以]我写下这座摩尼教寺院的样式,并为了让后人

21 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特简短写下此呈文。[愿]天神[保佑!]<sup>[15](P.9-11) [16](P.148-149)</sup>

我们可以看到,在 *kywan py - lïγ küü qoyn yil* (土曜之癸未年,即983年)至,回鹘 *Türkân* 王子曾奉可汗之命,将城内的一座摩尼寺改建为佛寺,明确指示剥取拆除摩尼寺内的壁画与塑像,布置装饰佛教内容,改建其为佛教寺院。此举无疑更会加快摩尼教的衰落。

那么,摩尼教在回鹘中流行至何时呢?因史书无确据可资佐证,难以遽断。日本学者羽田亨将回鹘摩尼教消亡的时间推定在12世纪,“大概13世纪以后,此教就不再流行了”。<sup>[6](P.164)</sup>此说得到了多数学者的遵从。然而,笔者认为这一断代未免有些过迟,因为作为“国教”,如果摩尼教还继续存在的话,不可能在中外史籍中得不到任何反映。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时代比较确切的回鹘摩尼教文献,都可归入12世纪以前。职是之故,笔者认为将之消亡时间定在12世纪以前显得更为妥贴。

### 三、波斯文《大霍加传》所见摩尼教徒献疑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疆发现的晚近波斯文文献中有一件文献——《大霍加传》——竟提到18~19世纪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与叶儿羌(今新疆莎车县)地区的摩尼教,与传统说法大异其趣,非常值得深思。

《大霍加传》之作者与撰写时间均不详,记述了16世纪以艾哈迈德·卡桑尼为尊号而闻名于中亚的神学家大霍加买合杜木·艾扎木及其长子依禅卡朗家族几代著名霍加的生平,其中涉及喀什噶尔、叶儿羌等地摩尼教的情况。这里引述其中相关的三段文字:

(一)当时,喀什噶尔的民众分为几大派,一些人崇信伊斯哈克外里;一些摩尼教徒崇敬蒙古人;还有一部分人崇拜其他人物。他们经常搜集对方的情报。所以,弟子们运回灵体,秘密地安葬了萨赫甫卡朗。<sup>[17](P.71)</sup>

(二)买吾拉乃·艾卜·纳斯尔又备尝了摩尼教徒的折磨。异教徒在他头上套了一种器械,在两只手上套上了似手铐又非手铐、似铁链又非铁链的一种东西,使他受尽了痛苦……在同一时期,买吾拉乃·多斯提来到叶尔羌后,亦被摩尼教徒套上了器械,受尽了千辛万苦,被解送到伊犁,交给了吐兰。<sup>[17](P.72)</sup>

(三)有一天,我们在乌帕尔村时,我住在买吾拉乃·德里穆的舍下……接着又来了几位客人,我们一起聊天,其中,有些是摩尼教徒。当谈论到白色与黑色时,多数人倾向于白色,并对白色大肆赞赏。显然此话是针对我们而来。于是我便对他们说:“你们听着,仁慈的真主赐毕拉勒(人名)喜爱黑色,赐仙女喜爱白色和美丽。后来,仙女们对毕拉勒这样的埃拜西人(埃拜西人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人——译注)总是不顺眼,万能的真主于是又把毕拉勒的黑颜色分给了仙女一部分,从此仙女们的美容又比原来漂亮了一百倍。黑白的缘由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们需要详细了解的话,就请你们看一看《色叶尔》这本书好了!正如人的眼帘是白色的,而眼球却是黑色的一样。请你们想一想,究竟哪种颜色优越些!”我这一席话,说得那些摩尼教徒张口结舌,低头不语,大杀了他们的威风。<sup>[17](P.79)</sup>

现存抄本是由英吉沙罕阿勒村毛拉阿布都拉·本·毛拉尼亚孜于希吉勒历1280年12月(1864年5月)抄写的,事涉阿帕克·霍加之子“萨赫甫卡朗阁下归真”三年后的史事。而萨赫甫卡朗死于希吉勒历1138年(1725年)。<sup>[17](P.79)</sup>推而论之,其写成时代当在1728年以后至19世纪上半叶之间。李树辉先生遂以此为据得出了如下结论:

至晚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摩尼教仍然存在于西部的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而在阿克苏及其以东地区,由于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摩尼教徒被“赶到了阿克苏以外”,极可能还延续过一段时间。<sup>[9](P.117)</sup>

若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情况,仅凭《大霍加传》的上引文字进行推断,李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若将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综合起来进行考虑,那么,这一结论就难以立足了。

首先,从现有资料看,喀什噶尔、叶尔羌二地历史上是否曾有过摩尼教的传播,答案是否定的。1904 年,吐鲁番曾出土中古波斯语文献《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ūmag)》,编号为 M 1 (MIK III 203)。该文献首页为跋语,其中说到诗集抄于 761 年或 762 年,但未抄完,一直保存在焉耆(Ark)的摩尼寺中,直至保义可汗(808~821 年在位)时期才抄写完毕。题记详列了漠北回鹘汗国和塔里木盆地北缘各城镇统治者,以及众多摩尼教听者的名字,他们均为摩尼教徒要祝福的对象……这些听者涉及回鹘王族(可汗、王子、公主和可敦)、朝廷重臣(颌于迦斯等)以及地方官员。<sup>[18] (P. 130)</sup> 这些官员分属北庭、高昌、龟兹(包括佉沙和拔换)、焉耆和于术(一作温宿)五处,观诸城镇各级官吏的名字。这一现象表明,保义可汗时期,漠北回鹘汗国已经控制了上述诸地区,西域诸地的不少统治者都支持或崇信摩尼教。<sup>[19] (P. 221)</sup> 可见,当时天山南部地区已成为摩尼教的繁盛之地,却独不见喀什噶尔和叶尔羌。以后从未见二地有摩尼教传播的记载。史无传承,却在摩尼教于各流行地消亡数世纪后却突然冒出了这么多的摩尼教徒,令人费解。

其次,喀什噶尔和叶尔羌果若真有摩尼教徒团体存在,那么,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绝不会得不到任何反映。巴尔托里德指出“大概在 10 世纪之后不久,摩尼教在回鹘人中让位于佛教和景教……在 11 世纪下半期喀什噶里的书(指《突厥语大辞典》)中没有证明当时摩尼教依然存在的材料,虽然喀什噶里比别人更好地了解回鹘汗国的情况……喀什噶里时代,回鹘人已不是摩尼教徒,而是佛教徒和景教徒。而其西邻这时已处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下了。”<sup>[20] (P. 106)</sup>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本为喀什人,所著《突厥语大辞典》堪称 11 世纪回鹘社会的百科全书,全然不见摩尼教的踪影,足证那个时代摩尼教已影响不再,至少在高昌等地已经式微。于此情况下,喀什、叶尔羌根本不可能会有摩尼教团体存在。

其三,喀什噶尔、叶尔羌周围固有的摩尼教流行区在 18、19 世纪也早已是古往之事。其东之高昌回鹘摩尼教在 12 世纪以前已销声匿迹,已如前述。其西的摩尼教绝迹更早,自 10 世纪西亚和中亚地区已为伊斯兰教所征服,日益伊斯兰化之后,摩尼教彻底绝迹。“无论在印度洋区域或东南亚地区,迄今未发现有任何地方曾成为摩尼教徒的聚居地”。<sup>[21]</sup> 喀什噶尔等地缺乏输入摩尼教的源

头。

其四,16 至 18 世纪的喀什、叶尔羌已完全是伊斯兰教的一统天下,当时的社会环境绝不能允许异端势力——摩尼教团体存在,更不可能形成大的派别。所以,文献言称当地摩尼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争辩,甚至折磨伊斯兰教徒,绝对不可能发生,只会是子虚乌有。新疆伊斯兰化进程与喀喇汗王朝息息相关。据说,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是沙土克·布格拉汗。万伯里(A. Vambéry)在谈到布格拉汗对待宗教的态度时说“以传播伊斯兰教有功而著名于世,他使千千万万的佛教徒和景教徒变成了穆斯林”。<sup>[22] (P. 82)</sup> 从他以后,历代的君主们都致力于狂热地传播伊斯兰教,对异教徒不能容忍,常以“圣战”为名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并借以传播宗教。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快速增长,新疆固有的佛教势力逐步退缩,至 15 世纪时,新疆伊斯兰教势力已超过佛教,至 16 世纪初期,新疆维吾尔族已全部皈依伊斯兰教。<sup>[23] (P. 39-47)</sup> 原来在新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佛教势力在伊斯兰教的渗透下尚且不能自保而销声匿迹,遑论势力本来就比佛教弱小得多,而且于 10 世纪末开始便已迈入穷途末路的摩尼教了。

那么,文献中何以会有关于喀什等地摩尼教团体的记载呢?值得探究。我们知道,古代穆斯林著作有传抄前辈著作的传统,诚如张广达先生就穆斯林地理学著作所总结的那样:

当时,晚辈地理学家往往从修订、增补前辈的成书着手,在对前辈的编纂物做某种程度的增添之后,把该编纂物变成自己的著作……这样的做法在当时不被认为是剽窃攘夺。<sup>[24]</sup>

《大霍加传》用波斯文写成,著者很可能即来自波斯,所讲内容有可能是对先辈著作的直接承袭。否则,我们的确难以解释著作中如此生动的摩尼教徒活动内容。

#### 四、察合台文摩尼教史料辨析

在波斯文《大霍加传》之外,还有两件文献提到喀什噶尔一带的摩尼教:其一为《和卓传》(Ta( kira - i - khwājagān)》;其二为《摩尼之生活》。

《和卓传》(Ta( kira - i - khwājagān)》,察合台文写本,作者为 18 世纪维吾尔人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Muhammad Sādiq, Kāshghari),写成于希吉勒历 1182 年(1768/69),内容主要讲述

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历史。1859 年俄国旅行家乔汗·瓦里汗诺夫发现于喀什。其中涉及摩尼的内容,英国学者沙敖(Robert Barkley Shaw)英译如下:

Afāq, on being expelled from Kāshghar, went towards Kashmir. He arrived at an idol temple of the Prophet Māni at Ju. He performed miracles and asked for help to take the country of Yārquand. [25] (P. 35-36)

陈俊谋、钟美珠据沙敖英译本汉译如下:

阿帕克被逐出喀什噶尔后便赴克什米尔去了。他来到先知摩尼(Māni)在朱(Ju)的偶像庙宇,在这里他行使了奇迹并请求帮助他夺回叶儿羌的国土。[26] (P. 99)

该文献言在克什米尔地区一个名唤“朱(Ju)”的地方存在有摩尼教的偶像庙宇。此亦为先前所未闻者。将上引英、汉二种译本进行对照,可以看出,汉译本是非常忠实于英译本的。那么,“朱”地出现的“先知摩尼”该如何解释呢?实令人费解。在笔者看来,这里的“摩尼(Māni)”似应为佛教术语,既有可能指佛祖释迦牟尼,更可能为梵语词汇 Mani 的借用。Mani 者,“珠宝”之意也,又译“摩尼珠”或“摩尼宝珠”。[27] (P. 986) 这一推测在新近推出的《和卓传》全译本中得到了验证。同样一段文字,林红给出了另外一种译法:

阿帕克和卓被伊斯梅尔汗逐出伽师噶尔后,筹措经费走过了一座又一座城市,来到了克什米尔一个叫秦的国家,然后到了一个叫朱的地方,在一座佛寺里落脚。秦的僧人们都衣不遮体,阿帕克和卓向他们显示了奇迹,劝谕他们放弃虚假的信仰。[28] (P. 23)

《和卓传》以前曾有过三种译本,其一为德国东方学家哈特曼(Martin Hartmann)不完整的德文译注本,其二为沙敖英文节译本,附有伊莱阿斯(N. Elias)的注释和解说,其三为乔汗·瓦里汗诺夫的片段译文。一般认为沙敖节译本较好,但略去了差不多一半的内容,“抛开细节的翻译问题,从内容上来看,沙敖的节译本只能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历史的线索,而对我们了解 17 世纪前后

新疆维吾尔苏菲主义具体的历史面貌则无太大意义”。[28] (P. 1) 相较而言,林红汉译本比沙敖本更可信从。林译本径直将沙敖所谓的“先知摩尼(Māni)在朱(Ju)的偶像庙宇”译作“一座佛寺”。惜未给予任何解释。

对文献中的“朱”地,伊莱阿斯是这样解释的:

要确定原文中的楚(Chu)或朱(Ju)是很有趣的。瓦利哈诺夫上尉从未提到这个名字,但是他谈到阿帕克“引退到克什米尔,他从那里进入西藏……”我不知道作者有何根据把楚(Chu)假设为西藏……可能就是表示朱瓦(Ju-wo),对此,柔克义先生(Mr. W. W. Rockhill)曾告诉我们,它是拉萨主要寺院的名字。[25] (P. 36-37) [26] (P. 124)

而林译本则给予了如下注解:

当时中亚人民把旁遮普以北的地区统称为“秦”,而“朱”可能指当时西藏的一座重要的寺庙。[28] (P. 23)

不管怎么翻译、理解,“朱”地指代西藏几乎没有太大的问题。古代西藏曾有摩尼教的传播,这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赤松德赞赞普所撰《真正言量略集(bKa' yang dag pa' I tshad ma las mdo btus pa)》有反映,文曰:

不知足的异端大波斯异教徒末摩尼(Mar Mane)从各种体系搬来了某些材料,从而创造出一种区别于其他各宗教的自身体系,当他吸收那些思想的同时,又使它们与其本意大相径庭,别的体系的思想被提出来了,但同时也被改变了,因此它是不可靠的。[29] (P. 408) [30] (P. 63)

显然,赞普是站在摩尼教对立面来论及摩尼教的。此外,就见不到西藏与摩尼教有所联系的痕迹了。<sup>①</sup>这些说明,《和卓传》的记载不能作为西藏与克什米尔在 16 至 18 世纪尚存摩尼教的依据,易言之,不能把《和卓传》作为南疆地区存在摩尼教的史料来看待。

这里再看《摩尼之生活》。该文献是近期于新疆乌什县私人收藏品中发现的,用察合台文书写,记述了摩尼的生平事迹。察合台文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音素文字,是现行维吾尔文的前身,流行于 14 世纪至 20 世纪初叶,是回鹘/维吾尔伊斯

兰化的结果。该文献内封有题字曰:

ušbu kitābni mām Bahr - i Dānišdep yazdim  
‘Abdu’š - šūkr bin ‘Abdu’l - qādir oylī , 1337 ra-  
cab ayning ikisi

我 阿布都术克尔( Abushukr) 的儿子阿布都  
卡迪尔( Abdülqadir) 之子, 于希吉勒历 1337 年 7  
月 2 日( 1919 年 4 月 2 日) 书写了这本称作《Bahr  
- i Dāniš》的书。<sup>[31] (P. 66)</sup>

然而, 在该书的第 499 页题记中, 又称该书抄  
写于希吉勒历 1315 年 11 月 11 日( 1898 年 4 月 2  
日) , 比内封题记要早 20 年。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不管以何日期为准, 都可看出这是一件时代很晚  
的文献, 而且开首即曰“该故事与先知——画家  
摩尼的历史相关。”从中可以看出, 其内容是对摩  
尼生平事迹的追述, 而完全不可作为当时维吾尔  
人崇奉摩尼教的证据。

通过上面的论述, 我们基本可以排除 16 ~ 19  
世纪间南疆地区有摩尼教徒存在的可能性, 将回  
鹳摩尼教在新疆地区最终消亡的时间定在 11 世  
纪中叶或稍后不久, 亦即 12 世纪以前为妥。

#### 注释:

① 荣新江《〈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和弥师诃——兼谈吐  
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 第 346 页。值得注意的是, 有学者提到“在吐蕃西部邻接地区还发现有不少摩尼教和  
景教遗迹遗物。”但未提供任何实证。见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  
文明》,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233 页。

#### 参考文献:

- [1] (唐) 李肇. 唐国史补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2]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M]. [元] 胡三省注. 北京: 中  
华书局, 1963.
- [3] (宋)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杨富学. 关于回鹘摩尼教史的几个问题 [J]. 世界宗教研  
究, 2007(1).
- [5] 陈垣. 摩尼教入中国考 [A] //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1 集)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6] 羽田亨. 西域文明史概论 [M]. 京都: 弘文堂书房, 1931.
- [7] [法] 路易·巴赞著. 突厥历法研究 [M]. 耿昇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8] 杨富学.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 [9] 李树辉. 试论摩尼教消亡的时间 [J]. 世界宗教研究, 2008  
(4).

- [10] (宋) 王明清. 挥尘录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 [11] 王重民. 王庆菽. 向达等编. 敦煌变文集(下册) [M].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 [12] 潘重规. 敦煌变文集新书 [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94.
- [13] 张广达, 荣新江. 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  
献——S. 6551 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 [J]. 北京大学学报, 1989  
(2).
- [14] 李正宇. S6551 讲经文作于西州回鹘国辨证 [J]. 新疆社  
会科学, 1989(4).
- [15] Geng Shimin, H. - J. Klimkeit. Zersterung manich?  
ischer Klöster in Turfan [J].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8, 1985.
- [16] 森安孝夫. ウイグル = マニ教史の研究 [M]. 大阪: 大阪  
大学文学部, 1991.
- [17] 佚名著. 大霍加传 [M]. 崔维歧译. 宝文安. 王守礼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印. 新疆宗教研究资  
料第 12 辑 [Z]. 1986.
- [18] 王媛媛. 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 [C].  
朱玉麒主编. 西域文史(2)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19] 荣新江. 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 [C]. 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  
献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 [20] [苏] 维·维·巴尔托里德著. 中亚简史 [M]. 耿世民  
译.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0.
- [21] 林悟殊. 宋元滨海地域明教非海路输入辨 [J]. 中山大  
学学报, 2005(3).
- [22] A. Vambéry. History of Bokhara [M]. London, 1873.
- [23] 杨富学. 回鹘之佛教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 [24] 张广达. 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  
地理的意义(下) [J]. 新疆大学学报, 1984(2).
- [25] Robert Barkley Shaw. The History of the Kkōjas of Eastern  
- Turkistan Summarised from the tazkira - i - Khwajagan of Muham-  
mad Sadiq Kashghari,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N. Elias  
[M]. Calcutta: the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  
ing, India, 1897.
- [26] 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 和卓传 [C]. 沙敦英. 陈  
俊谋. 钟美珠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  
编译. 民族史译文集(8) [C]. 1980.
- [27] 荻原云来编纂, 辻直一郎监修. 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  
(下) [Z].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8.
- [28] 林红. 察合台文献《和卓传》与维吾尔苏非主义 [D]. 新  
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29] G. Uray. Tibet's connections with Nestorianism and Mani-  
cheism in the 8th - 10th centuries,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M]. Wien 1983.
- [30] [匈] 乌瑞著. 景教和摩尼教在吐蕃 [M]. 王湘云译. 中  
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 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 兰州: 甘肃  
人民出版社, 1992.
- [31] S. Tezcan, Abdurishid Yakup. A Chaghatai Text on the Life  
of Mani [J]. 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 14. 1988.

收稿日期: 2012 - 05 - 15 责任编辑 杨春蓉